紅樓真夢/0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八回　薛姨媽同居護愛女　王夫人垂涕勖孤孫

下一回▶

話說黛玉邀警幻和迎春、鴛鴦同至內室坐定，侍女們送上芳茗。警幻道：「剛才到此，適聞雅奏，真是陽春絕調。那琴曲未曾聽過，可是近來新制麼？」黛玉道：「昨兒晚上，二姐姐他們走後，我獨自在鬆下玩月，意有所感，偶成此曲。今此試著彈彈，不意見笑。」迎春道：「做的好，彈的更好，那是無可說的。只是你的身體近來剛剛好些，不要再惹那些閒愁閒恨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心裡想著的，寫了出來，倒可以解悶。不然，悶在心裡，總像有件事情似的。」

警幻道：「我今兒帶來一種名茶，請賢妹閒時試品。」說著，便叫跟來侍女取出一個小瓶，遞與黛玉。黛玉接過，看那瓶子是用紫瓊做的，玉工雕刻非常精緻。上面黏著鵝黃鳳錦的窄簽，正中是「千紅一窟」四個篆字，旁邊寫著放春山遺香洞名產精制。笑對警幻道：「即此裝潢，可知名貴，屢次叨賜，何以為酬？我向來胃弱，不大喝茶的。今兒二姐姐、鴛鴦姐姐都在這兒，大家領略領略罷。」說著，便叫金釧兒去煎茶。侍女們架起小茶銚來，金釧兒打開紫瓊瓶，只取了一撮放在銚裡，已覺清香撲鼻。又去取了李易安歸來堂上用過的茶具，等煎好了，一同送上去。

黛玉斟了一小杯，先送給警幻，以次及迎春、鴛鴦。自己也斟著喝了兩口，細細品來，果然香清味靜，迥殊凡茗。迎春、鴛鴦也贊美不絕。警幻道：「我往常用竹葉上取

下來的雪水煎此名茶，再加上梅花瓣、佛手片，那香味還要好呢！」黛玉道：「我只喝過妙玉的梅花雪水茶，以為風味獨絕，未免太陋了。可惜，那妙玉一生講究品茶，也沒領略過這般絕品。」警幻歎道：「賢妹說起妙玉，令人可歎！他也是這裡的人，雖說抗節不污，卻因他持佛叛佛，又未免暴殄天物，還要受些磨折。不然，也就要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姐姐，你說那妙玉抗節不污，難道他還要遭什麼劫麼？」警幻道：「此時不便說得，賢妹只瞧著罷咧！」鴛鴦道：「凡是外面做得太撇清的，內裡更靠不住。我就嫌妙玉那個人太假，做那麼孤高的樣兒，要騙誰呢？」迎春道：「他那脾氣本就古怪，也未必全是裝出來的。「大家正說得熱鬧，警幻的侍女來接他回去，說是有事。警幻便先去了。

迎春、鴛鴦也要走，黛玉道：「你們忙什麼的？」又留住他們說了一回閒話。迎春要黛玉教他彈琴，叮叮噔噔的弄了半天，才學會了一小段。直到晚上方散。

做書的說到這裡，又想起王鳳姐說的：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要接著說那榮國府的事了。

那日，賈璉聽了餘仁、趙亦華轉述賴大回覆的話，趙亦華又勸他向彩雲、玉釧兒商量，將王夫人首飾偷出暫押，以了年債。賈璉總覺不妥，回至房內，便詳細告訴了平兒。平兒道：

「那賴大錢也夠了，兒子又做過官，還有養老的大花園子，不在家裡享福，倒出來再當奴才，不定他安著什麼心呢？依我看，你倒得仔細斟酌斟酌，不要就回老爺。老爺是沒主意的，一答應就說不回來了。趙亦華那個主意，據我看也不妥。從前和鴛鴦商量，借押老太太的銅錫器，那是輕易用不著的東西，就是鬧穿了，也還擔得起。大太太還借此要了二百銀子去呢。若是偷押了首飾，說不定太太那天出門就要用的。萬一出個岔子，丫頭們如何擔得了這個沉重，連咱們這些年的臉面都丟了。與其偷著摸著的，不如把實話回太太，肯了頂好，不肯也沒什麼。」

賈璉道：「你估量著太太能答應麼？」平兒道：「那回和尚送玉來，立迫著要一萬銀子，太太還說把頭面折變了給他呢！若是年下真過不去，太太也不能乾瞧著，想來有幾分可望。只是誰去說呢？」賈璉道：「要末，你就和寶二奶奶說說，請他得空兒回太太，太太許聽他的話？」平兒笑道：「這們大的事，我也不能白說去。你拿什麼謝我？」賈璉笑道：「晚上，我就先謝你，好不好？」平兒啐了一口道：「什麼時候，你還高興

呢！」

夫婦二人正笑著，小丫頭進來說道：「林之孝有話回二爺，在外頭等著呢。」賈璉忙即走出。林之孝帶笑回道：「二爺大喜，咱們年下有了辦法啦。」賈璉忙問：「有什麼辦法？」林之孝道：「剛才五營衙門打發差弁來給這裡大人請安。說這府裡的賊贓，在天津扣下了一起，那邊有公事來了。」原來，那年何三糾合伙盜，偷去賈母房內細軟貴重物件不少。那何三被包勇當場擊斃，其餘伙盜將偷去贓物，朋分各散。

內中有周瑞的姪兒週四，占取較多，一時便闊綽起來，吃喝嫖賭，將金銀似淌水般花用。花完了，又將珠寶首飾陸續變價，幸喜不曾被人勘破。其中另有大珠子三串，每串一百零八粒，原是預備做數珠用的。大的如龍眼核，小的也比綠豆大些，俱是一律精圓。週四也知此物貴重，惟恐在京露眼，被人偵緝；特地設法將他運到津沽，另托人拿到各珠寶行議價。

不料，各行先已奉過地方官的密諭，設詞將來人穩住，一面專人報信。少時，捕快來到，人贓現獲，一並解縣。縣官審過一堂，取了口供，忙即回明節度使。

此時，范陽節度使便是曾任西安的雲公，他和賈府本有交情，又見聖眷正隆，豈有不盡力的。當天即用公文行知京營，吩咐簽稿並送；一面由文案繕函告知賈政。畢竟公文迅速，所以京營先接到的。

賈璉聞林之孝回明詳情，不勝狂喜。即至內書房面回賈政，賈政也是喜出意外。次日，雲節度的私函也到了。那賈政如何函謝雲節度及遣抱領取失贓，不必細敘。

不日，將珠串領回。只揀最大的一串，暫押了三萬銀子，已經夠清付賬目，綽乎有餘的了。後來，天津府縣從獲犯口中，究出週四蹤跡，又將他拿獲，依律嚴處，並搜得贓物頗多。那賴尚榮枉自設下毒計，要欺占賈府家私，究竟何曾如願！他本是浮浪子弟，後來又因越牆調戲婦女，從牆上摔下來，跌折左腿，變成殘廢。可見惡奴欺主，天道不容，才有此昭昭的報應。

如今卻說賈府新年過後，漸近春融，史湘雲家去了；探春因周統制奉旨來京陛見，姑爺隨侍同來，在什錦街賃下住宅，也搬回另住。一時，榮府中不免寂寞。

那日，薛姨媽來看寶釵，先至王夫人處，王夫人迎著笑道：

「姨太太這回可隔得太久了，什麼事這們忙喲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惦記著寶丫頭，早就要來的。新年上不舒服了好幾天，我剛好，小孩子又出花。那孩子自從香菱過去了，就跟著我，一出花更離不開啦。幸虧托姨太太的福，出得倒很順當。蝌兒媳婦見我有年紀，實在累不動，他才領了過去。這些時孩子跟他也混熟了，我才騰得出身子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那寶蟾近來還好罷？」薛姨媽道：「他近來還知道安分，不挑三窩四的，只不會理家。這也怪不得他，那夏家何曾教導過這個呢？」

此時，寶釵聽人說姨太太來了，也忙至上房見禮。薛姨媽瞅著寶釵道：「你月份也這們大了，瞧著倒不大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麼，他這衣服還是平常穿的。我給他放大腰身，新做了兩套，還沒有穿上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可是大喜。我見過多了，是養小子的身子總小。你沒見我帶寶丫頭的時候，才五個月，比人家七八個月的還要足實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到了這個月份，也要保重著點。我叫他沒事只管在房裡歇著。他那裡肯聽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走動走動也好，走得多，養得快。只留神不要閃著碰著的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我要跟姨太太商量：他月份一天大一天了，總得有人常在身邊照應他才好。別人我也不放心，你若家裡放得下，就搬來和他一起住著。設或三更半夜有個發動，也省得慌張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也是這們想，只是家裡看孩子管家務，全交給蝌兒媳婦，那裡放心呢？他倒安得貧，耐得富，一步不亂走的。就管小孩子也細心。究竟還是新媳婦，有許多事摸不著門，還得我替他領路呢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姨太太若肯住在這裡，我還有個主意：那梨香院外邊兩所房子，你不是住過的麼？此刻還空著，索性把他們也搬了來。那裡通園子的便門開了，也如同一家子似的。你若不放心，白天回去瞧瞧；有什麼要緊事，他們也好來問你的。

「寶釵道：「現在不比從前，一則園子裡荒著，那便門開了，保不住你來我往多走幾趟，萬一有事，倒分不清責任了。二則寶蟾那蹄子，又膘又嘴硬，雖說學好，我總信不過他。不要吵鬧起來，叫這邊爺們笑話。太太和我媽媽細想想，我這話對不對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這慮得太寬了！那便門平常關著，有事再開，可有什麼妨礙？再說誰家沒有個雞爭鵝鬥的？那回，鳳丫頭生日，什麼抱二家的、背二家的，在老太太面前鬧得那們大，又誰笑過他們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咱們自己人，誰瞞得了誰。就是死鬼媳婦的事，

若不仗著這邊爺們，還壓不下去呢！

要笑，早就笑掉了下頦啦。」又對寶釵道：「既然你太太這樣說，就依著他老人家罷。我今兒就住下了，你打發人去告訴蟠兒、蝌兒，擇個日子搬來就是啦。」

寶釵答應了，連忙打發小廝通知薛蟠弟兄；一面帶同鶯兒秋紋等料理薛姨媽的牀帳被褥，看著他們鋪設。薛姨媽見他走來走去的忙碌，便著急道：「姑奶奶，你不要張羅我了。萬一閃著了，我可擔不起！由他們弄去罷。」從此，薛姨媽就在榮府住下。

那薛蟠素來任性，狂嫖濫賭從無檢束。在監裡圈了兩年，雖然仗著銀錢上下打點，不曾受苦，卻也關得他火星亂迸。及至遇赦贖罪回來，薛姨媽惟恐他在外惹禍，終日看緊了，不放他出去；偶然借故出門，尋訪馮紫英等一幫朋友，或是到錦香院中閒逛，總也不得暢意。聽說搬回賈府，又可與賈璉、賈蓉等浪蕩子弟尋花縱酒，朝夕追歡，心中先自歡喜。趕忙催著家人收拾，不到五日便已搬來。

那上房是個大四合院子，也還寬敞，又另有書房客廳。薛蝌只佔了書房三間，自去下帷用功；薛蟠卻忙著去尋賈府爺們。

此時，賈珍正約合一般勳貴子弟在寧府校場練習騎射。原來賈珍素性好武，前此也曾校射賭酒。只因染了公子哥兒的習氣，又不善擇交，漸漸的賭勝於射。這聲氣傳出去，惹得台諫們紛紛彈劾。後來身到海疆，目睹海氛不靖，兵備積弛，更激動他戮力從戎之意。此番回來，整理莊產，甄汰家丁，漸已就緒。見了那些世舊，提起結會校射，大家都甚踴躍。

那會芳園圍牆以內，本有一大段空地，是寧國公當日點兵的校場。賈珍命小廝們划去荒榛，豎起射鵠，又添買了雕弓駿馬，便按日演習起來。

同時，鎮國公之孫牛繼宗，理國公之孫柳芳，治國公之孫馬尚清，齊國公之孫陳瑞文，平原侯之孫蔣子寧，襄陽侯之孫戚建光，錦鄉伯之子韓奇，以及陳也俊、馮紫英、衛若蘭等華宗貴裔，咸來與會。本家子弟如賈瓊、賈璜、賈珩、賈菖、賈芷、賈菱等，有的真來習武，有的借此親近賈珍，卻也來了不少。榮府中也遣賈環、賈琮來此，隨同肄習。日間輪校騎射，晚間聚飲而散。賈珍定下規約：輪流互作東道，只較優劣不賭勝負，也是懲前毖後的意思。

薛蟠知有此會，心想，唸書既然耽誤了，借此習武立功也還不晚。尋著賈珍，願來湊趣。他本是前次校射有分的，賈珍自無不允，從此薛蟠便也按日赴會。

一日，尤氏無事，因素未見過騎射，命小廝們在校場邊三間小廳安設珠簾紗屏，帶著偕鸞和丫頭們到那裡隔屏偷看。只見那校場約有二十來畝，周圍遍種垂楊，一般子弟們各騎駿馬，正在繞場試聘。少時，令旗高揮，一隊騎馬的有十數騎直向箭牌跑去。箭牌上畫的是黃質斑紋的虎頭，第一箭專射虎額，二三箭分射左右虎目。尤氏只見那箭從馬上似飛雨般發去，射畢各攏馬退下，不知那個射中？

少時，有一個騎雕鞍菊花青馬的，似是馮紫英，督著人在箭牌下驗看。原來箭上都刻著各人姓名及一二三等字，驗完了，在牌下標出名榜。三箭皆中的只有五人，賈珍在內。這五個人重又比較，射那柳樹上的葉子，連中的卻只有三人，賈珍外是戚建光、柳芳。

歇了一會，忽聽一陣鼓聲似怒雷突起，一隊十多匹馬風馳電掣的跑去，各自爭先鬥捷。箭牌前豎著標旗，眼看那個騎朱鞍鐵青馬的先要趕到，卻被兩匹馬——一匹是金鞍赤騮，一匹是銀鞍黃驄——從馬後飛趕過去，都比鐵青馬先到，只是赤騮稍後，差了半個馬頭。尤氏瞧那騎赤騮的正是賈珍，餘者都不認識。忙叫丫頭稍問跟隨的小廝，方知騎鐵青馬的是蔣子寧，騎黃驄馬的是馬尚清。

又見賈珍等緩轡回來。校場上擺起青綠木山，分為數層，高矮不等。一會子，這十多匹馬重又飛跑越山而過：有的攛不過去；有的過山失勢，前蹄雙跪；有的攛山太猛，幾乎墜鞍。

尤氏瞧著替他們擔心，那知道都是練熟的了，到要緊時各能控縱如意。及至搶到標旗，卻是賈珍第一，馬尚清第二，蔣子寧也算到了，卻差著一大段。賈珍等下了馬，都在那柳樹下坐著歇

息。緊跟著第二隊十多匹馬又要上來。

尤氏正看得有趣，佩鳳忽從上房走來，悄回道：「西府裡珠大奶奶來了。」只得進去，見李紈敘談了一會，要拉他出來同看，李紈不肯，方罷。

這裡一般子弟，直演習到日色沉山，方赴大廳會飲。席間，無非談論些用兵的韜略，備兵的險要。薛蟠只跟著歇酒，總插不上嘴。他向來善騎，卻因體肥身笨，屢次落後。秉性好勝，豈肯甘心輸人。隨後便另買一匹大馬，通身漆黑，銀頂雪蹄，寄養在寧府馬號。天一亮，就拉到校場，獨自來回馳騁。有時，遇見賈蓉笑他道：「薛大叔，大清早起的騎馬往那裡去？還要到葦塘裡調情去麼？」薛蟠哼了一聲，仍舊騎他的馬。賈蓉便笑著去了。

薛蝌見他哥哥朝出夜歸，幾天見不著一面，疑惑他到外頭胡闖。問知每日皆在東府裡練習騎射，方才放心。

薛姨媽卻不知細底，每回家裡來人，問起大爺，總說一早就出去了，心中更多疑慮。那日，專為此事住在家裡，候至深夜，薛蟠才醉醺醺的回來，忙至薛姨媽處請安，說道：「媽今兒回來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不回來還得了麼！你失魂落魄的，一天到晚不著家，這家被人抬了去，還沒人知道呢？我也沒見過你這種人，三番兩次的招事惹禍，刀架在脖子上，好容易救下來的，還不收心學好。教我指望誰呢？」薛蟠道：「媽別這們說，我若不學好，還不出去呢？媽不信，只問東府裡，我那天不在那裡練習弓馬？文的我乾不來，這不是一條正路麼？」

薛姨媽道：「那東府裡的事，我還不知道麼？明著習射，暗地聚賭。不為了這個，還不會抄家呢！」薛蟠道：「這回可大不相同了，一把子都是正經人家的子弟。從前邢大舅、王仁那一幫全刷了。我這一程子何曾摸過色子牌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這在你自己，再要捅出婁子來，我也不管了。」薛蟠道：「媽只管放心，我將來還要仗著弓馬混個一官半職，給媽請誥封呢！

「薛姨媽道：「只要你不闖亂子，那些榮華富貴我也不想。」薛蟠又陪著說了一回話，等薛姨媽睡下，方回房去。

次日早起，不敢出門，陪薛姨媽用了早點，又閒話一回，親自送至榮府。走過大觀園，迎面遇著賈蘭，向薛蟠請安道：

「薛大叔，今天倒有空兒？」薛蟠道：「我練了這些日子，也該歇歇了。剛才送我們老太太來的。」又問賈蘭往那裡去？賈蘭道：「爺爺叫我呢。」說罷各散。

賈蘭走進上房，賈政正在炕上坐著看書；王夫人在常坐的躺椅上歪著，忙即上前請安。賈政道：「我這些時沒問你，卷折都寫了沒有？」賈蘭道：「上回爺爺吩咐了，我自己就定下功課，每天各樣都寫兩三開，只是不見好。」賈政道：「你估量著半天的工夫，七開半的大卷子，寫得下來麼？」賈蘭道：

「每兩開也只寫半個時辰，可沒試過整本的。」賈政道：「過幾天寫熟了，也要練著寫整本的。我看你平常寫的，破體字太多，自己要格外檢點。好歹還在其次，有了破體字，一瞧就瞧出來，加上一個黃簽字，就不能往前頭擺了。」賈蘭連應幾聲「是」。

賈政又道：「文章也要多做兩篇熟熟手才好。」賈蘭道：「師父定的每三天做一篇，都請師父看了。」賈政問是何題：「賈蘭道：「上課是『管叔以殷叛』，再上一課是『歲寒』一章。」賈政道：「上課的題目重在『以』字，前人那篇成文，出股首句是『武庚非能叛之人也』，對股首句是『武庚又處於不得不叛之勢也。』兩面對應，把那『以』字的神髓都刻畫出來了。作文要如此扣題，方為警策。『歲寒』一章是重『然後知』三字，若不從此著眼，便是『松柏後凋』四個字的文章了。

你可體會到了麼？」賈蘭道：「師父也是如此講法。」賈政又問：「稿子可在手邊。」賈蘭道：「上課的稿子，孫兒還帶著呢。」說著，便從懷裡掏出兩張紅格紙，呈與賈政。賈政看那文稿上有許多濃圈密點，知是代儒看過的，便帶起花鏡從頭細看。覺得從起講起，文氣就非常充沛；起股、中股也都能扣著題旨，切實發揮；看到最後兩小股，代儒密密夾圈，在格子上批著「目光如炬」四字。那文章是：

太白之雛，豈能並立於高天之下。殷而以叛著，周人之曲辭也。設非有助其興戎，亦惟是茹痛君親，效來賓之白馬。徵誅之局，不能求諒於骨肉之間，管叔而以叛書，姬宗之慚德也。

設竟得底於成績，安知不正名篡弒，比乾蠱於黃熊。

賈政看了兩遍，也覺得很有意思，卻嫌他筆鋒太利。便對賈蘭道：「這兩股你師父以為很好，我覺得太露鋒芒，場裡頭倒不合適。況且，會試又與鄉試風氣不同，鄉式還有取才氣的，到了會試，總是取那四平八穩的文章。你只看近幾科的闈墨就知道了。」賈蘭答應：「是。」見賈政無話，正要退下，又聽王夫人喚道：「蘭兒！」便走至跟前

站住。王夫人道：「用功是好事，身子也是要緊的。我聽說你前兒考首善書院，領卷子回來，一直做到三四更天，多們傷身體喲！以後切記不要熬夜。」賈蘭道：「平常總是早睡的，就是那天晚點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生的兒女：你大姑媽做了娘娘，享盡了福去了。你老子小的時候就多病，好容易盼得娶了親，進了學，生下了你，我正喜歡呢，他可去了。到你寶二叔，未免嬌養點，也是千災百難的。剛剛娶了親，中了舉人，你二嬸子又有了喜，他又丟下我走了。可叫我指望誰呢？眼下只有指望你了。你爺爺是望六的人了，家裡這個重擔子，全在你身上。

我可要……」說至「要」字，不由得聲酸淚咽說不下去！賈政聽了也無限傷感，便獨自踱了出去。

賈蘭心中悽惶，只得勉強忍住。勸慰王夫人道：「太太放心，孫兒是不走的。若說學問，我的經歷很淺，但就讀書所得，覺得古人大文章、大經濟都是從忠孝兩字出來的。咱們世祿之家，白白的衣租食稅，若虛受厚恩，一無報答，這忠字何在？

老爺、太太這們愛惜我，期望我成人，若不替我父親圖個顯揚，這孝字何在？虧了忠孝，丟了根本，不但那膏梁文繡白糟蹋了；這僥倖得了令聞廣譽，也等於欺世盜名一流，不足齒數的了！

「王夫人聽他這話，非常歡喜。拉著賈蘭道：「好孩子，你有這個志氣，總算你老子沒白生了你。以後千萬記著：「越要好強，越要自己保重。你看你爺爺聽不下去，忍著眼淚出去了，不知多們傷心呢？」賈蘭連聲答應，回至書房。

從此，按日用功。寫出卷折，呈給賈政閱看。賈政又替他送給世交老輩，指點了許多楷法。

忙中易過，不覺已到三月初旬。李紈見場期迫近，忙吩咐小廝們取出場具，親自檢點一番。那號簾、號圍、油幔、卷袋等類，有的應該修補，有的還要添置，俱料理齊備。因去年有寶玉閃失之事，到了臨場那幾日，王夫人、李紈格外擔心。揀管事小斯們老成得力的，派他們送去，出場入場，各門各路，都分派了。又怕別處小寓不甚嚴緊，剛好李祭酒家就住在考場左近，向他商量借了園子裡五間大廳，給賈蘭暫住。並托李家幫同接場、送場，也算佈置周密，無微不至的了。

及至初八日搬移小寓，賈蘭先至賈赦、賈政處回明進場，賈赦只說些吉利話，賈政又仔細囑咐了一番。回至上房，辭別王夫人、李紈。王夫人也是再三叮囑，又想起去年入闈是叔姪二人同去的，如今只剩賈蘭一人，不免牽懷落淚！李紈更拉著賈蘭不放，說了這件，又好像忘了那件，絮絮叨叨似要遠別的一般。還是賈政見天色不早，恐有耽誤，進來催著走了。欲知賈蘭中與不中，且俟不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